

# 斯文

半月刊

## 第一卷第二期目錄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真孔子與真文化

周蔭棠

釋語言

倪青原

李白菩薩蠻憶秦娥詞考

吳徵鑄

石門頌集釋(續完)

高文

杜茶村(二續)

余賢勳

\*  
\*  
\*  
\*

石齋詩鈔

高文

百衲齋詩鈔

周蔭棠

金瓶大文學院中國文學系主編

# 真孔子與真文化

周蔭棠 漢南

從前在舊曆七月二十三日國民政府通令于八月二十七日舉行孔子誕辰紀念，每年此日，我個人總要特撰專篇，有所論列，計已發表者，有『經與尊孔』、『關日』、『滿』之尊孔，孔學之雙軌，孔學之實例，諸篇。先後載在中央日報，時事新報，及華風雜誌上。七七事變後，輾轉入川，又經過幾次孔子誕辰紀念了，去歲教育部規定孔子誕辰為教師節，尊師重道，告諭三願，吾輩悉為人師者，於河山破碎之際，既躬逢至聖盛典，又親蒙政府獎勵，念天地之悠悠，真不知涕泣之何從！又報載重慶已組織孔學研究社，各地並設立分社，足見朝野上下，對於孔子的學說，益為重視了，我願將個人近年來感觸所及，認為吾人應時與以注意者，略述於此。

自西漢以來，兩千餘年，大都是從書本中去窺探孔子，而又從文字上來解釋孔子，所謂聖人之徒，著書立說，輔翼聖教者，數不勝數，然而看法不盡相同，說法因多迥異，各代各家有各代各家之孔子，一個真孔子，變成多數假孔子，傳經，解經，識書，緯書，漢之注，唐之疏，宋之理學，明之八股，清

之考據，今文古文之爭，激學宋學之別，門戶紛紜，常相攻擊，一個人放一個炸轟彈，濃煙密霧，把孔子深深的籠罩着，人們久已看不出孔子的真面目了，時至今日，這些都已成爲學術史上的陳迹，今後的學者，尊孔要先明孔，讀經貴能明經，真孔，辨其經，要做一番史家的鑒定工作，看何者屬於孔子的，何者不屬於孔子的，追本求源，首理清孔子的宗派，打倒孔洩，再指出孔子的支流，這不僅是變表現學者實事求是的精神，同時也更見得孔學爲歷萬劫而不磨之真理。抑尤有引爲深慮者，從前學人曲解孔子，君主借重孔子，不過關係一家一姓之是非，一朝一代之治亂，鮮若今日敵人之牽強附會，利用孔學來做文化侵略的工具，有消滅我民族精神的危險。當考遼金元清，惟遼宋得山東之地，故遼史不載孔裔世爵，金元清則以尊孔相標榜，孔孟聖賢諸裔，加封進秩，一代勝一代，而備極隆尊，金人軍隊，初到曲阜的時候，看見孔陵那樣的堂皇，軍士有欲發掘者，粘沒喝問通事說：「孔子是何人？」通事說：「古之大聖人。」於是他不由的氣沮，說道：「大聖人萬

安可發得？」軍士發其旁孔子後裔之墓者，一齊斬首。元人強悍而簡直，好逞武力，不喜用治手腕，世祖立國之初，貶孔子爲中賢，列儒流于娼後，然其後終不能不改變方針，崇經尊孔，史家侈稱其爲「信用儒術」，清人比金元都狡猾得多了，不只是像金元之消極的適應輿情，更進一步歪引孔子的話，來消滅吾國固有的「夷夏之大防」，雍正的大義覺迷錄就定爲這個目的而頒布的，今敵人謀我，無微不至，軍事政治經濟侵略之外，更加以文化的侵略，因爲軍事政治經濟的侵略，是一時的，大家所受到的，文化的侵略，是永久的，可以使你不知不覺而萬古不復的，近年來敵國尊孔，越發起勁，僞滿鄭孝胥未死時，曾於孔子誕辰發表古詩數首，有云「聖人與人同，孔子何以異。」引經註典，自比孔子，真是荒謬絕倫，現今淪陷區內，更是講孔道讀經書了，我們深深的覺得，千百活傀儡不足怕，一個死孔子殊足怕，修改教科書，抹煞史實不足怕，提倡讀經，亂講孔子殊足怕，陷我土地，役我民物不足怕，坑我腦筋，使我麻醉殊足怕，敵人既搬出假孔子爲崇拜的偶像，我們當抬出真孔子來掃蕩妖魔。

孔子所傳下來的六經，只有春秋是他的唯一手筆，詩經書

斯文半月刊 第一卷 第二期

經禮樂經是經過他刪節的，編輯的，校訂的，來用作教弟子的課本，而樂經且已亡于秦火，易經是經過孔子解說，晚年用作自己修養的書籍，惟春秋是由記載近代時事中寄託他的政治批評，用字簡單，用意深刻，所謂「一字之褒，榮於華袞，一字之貶，嚴於斧鉞」這一個字的褒貶，不外兩個標準，一個是「尊王」，一個是「攘夷」，我會經說過：「尊王」用現在的話講，就是擁護中央，實現國家的統一，「攘夷」用現在的話講，就是抵抗外侮，完成民族的獨立。二者相輔而行，不可偏廢，講孔學的人，除掉了這兩個「大節」「大防」，其他的易詩書禮樂，皆不過消極的修養，端者做一個醇謹之士，黠者便成爲一個鄉愿了，這兩個標準，原是我們祖先政治的美德，在孔子以前，已經有這樣的認識和行動，如齊桓公晉文公是霸主中的佼佼者，他們都以此二事爲天下號召，不過到孔子手裏，才筆之于書，正式確定起來，以爲後世「亂臣賊子」及「蠻夷滑夏」者之垂戒。我們曉得，凡一種學說都是由歷史背景和社會環境裏產生出來，同時又反映到社會並影響到歷史裏面去，孔子集古代文化的大成，取長棄短，講求實際，決不是說是說非，但憑幻想，春秋這部書是就國有的美德來衡量人物，不是憑空懸此

辭大義舉，來消此事實。因為牠是實際的政治記載與批評，「知我罪我」固不姑息之後世，而褒貶之間，為避免當時權勢，不致有文字之禍起見，不得不辭而意深，「約其文辭而首博」，相譚謂春秋「首經而無傳，使聖人閉門思之，十年不能知也」，朱熹謂春秋只應當歷史一樣看，自說他實看不待春秋，劈頭一個「王正月」便說不過去，又說春秋某煞有不可曉處，蓋這種辭約旨博的「隱語」，自不容易為人了解。孔子弟子中，以子游子夏文學最好，孔子平時的言語文辭，與人進行，及著春秋，子夏之徒也不敢贊一辭了，孔子沒有將春秋用作課本教人，但也確曾把春秋中的「微言大義」口授給弟子等總過，所謂「微言大義」者，乃是孔子恐于時忌，不肯明言的「隱語」中所用之名詞及邏輯而已，其後弟子各持己見，所言不同，輾轉口傳，「微言大義」四字，在學術史上，枝枝節節，引起許多玄妙的問題，由子夏而有後來的所謂公羊學派之形成，由子游而有後來的禮運之假託，由宋康有為想變法維新，實現他的政治主張，著書立說，鼓吹孔子受命于天，以革命手段，推翻舊制，建設理想中的「制度」，由近及遠，漸實現其大同的目的，公羊學派到了康有為，可謂極離奇之能事了，他更著禮運注一書，

禮公羊「三世之義」，其所見之世為「太平」，即禮運所謂的大同，其「所聞之世」為「升平」，即禮運所謂的「小康」，這是要把子游子夏的稟傳合而為一了，到而今公羊學派的話，我們已不大相信，然而禮運篇裏「大道之行，天下為公，……是為大同」等語，還是為國人所樂道，都以為這是孔子最高尚的目標，實則孔子「道而不作，信而好古」，他只將具體的事實，記載下來而加以批評，決不會作理想國或烏托邦的描寫，且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堯舜不過為遠祖，文武乃其供取法，他常常讚揚文王的制垂統，而感歎自己即幸而得志，也不過做個東周的局面，而不敢比西周之盛，可見孔子是如何的主張「從周」，推崇文武周公，而禮運篇裏竟將禹湯文武及王周公在上之時，視為「大道既隱」的「小康」時代，這與老莊「絕聖棄智」「禮者道德之衰，忠信之薄」的思想何別？西漢老莊之說盛行，這明明是漢人偽託「言僞」做的，朱熹說：「禮運像老子的書，想子游亦不至如此之謬，我則以為，雖然這是子游的手筆，也不能代表孔子的思想，謂李斯治秦，倣用其師荀卿之學，後世識者已能辨正，就學術史上說，一種學說的至善至美是一件事，不是某一個思想家的學說，又是一件事，是誰的學說，我們還要

誰，那一個時代的思想。我們還要歸于那一個時代。禮運篇無論是子游做的抑是漢代做的，決非孔子做的。孔子自有千秋，固不必掠他人之美。我們縱論百代，也不能滅他人之長，講孔學者，只要注意『攘夷』的實際美德，絕不能牽涉到『大同』『小康』的空洞理想，尤其是在這個時候，我們再不容有思想上的傳染病了。日本『明治維新』，還是模仿著我們『尊王』『攘夷』的精神，原來，明末朱舜水到日請兵，遂為藩侯之師，講學于此，遺民之痛，每以『尊王』『攘夷』為號召。其影響所及，對內則于幕府專權之際，使國民對天皇的信仰轉深。忠君愛

## 釋 語 言

### (一) 語言之定義

『甲』字源意義——語言在英語為 language，係採自法語 langage 而得，法語 langage 又係源自拉丁語 lingua 而來，lingua 即英語之 tongue，譯即「舌」字。因言語之聲，大都發自舌者，故原始人以爲「舌」即言語，今英語 tongue 仍與「舌」相通用。例如【another tongue】之爲鄉談或祖國語之意，等國亦有稱翻譯者爲「舌人」者，指游說爲「掉三寸不爛之舌」等

國的思想日盛，對外則于好戰閉關，被迫通商，訂立種種不平等條約之後，使國民發憤圖強，抵抗外族，因爲幕府不能擔負『攘夷』的責任，于是更覺『尊王』迫切，二者相激相盪，結果幕府崩政，諸藩廢除，所以『明治維新』又稱作『王政復古』，今日人已由抵抗外族的『攘夷』論，變成侵略外族的帝國主義了，最奇妙的牠在中國淪陷區內，崇經尊孔，『大同』『大道』之說，甚解塵上，爲什麼竟不及『尊王』『攘夷』的春風大發呢？這固明是別有用心，我們也能人云亦云。隨聲附和麼？ (未完)

### 侃 言 原

· 同是義也，言語往往有聲音伴之而發，其無聲音者，難以動作示意，而爲姿態，音聲不能持久，於是詞之畫之，而以符號，是爲文字，姿態發生最早，直接映人眼目，言語發爲抽象，直接傳入耳鼓，此二者均能直接傳達情意，文字發生較遲，其功用亦較廣，蓋文字藉符號標記以保留思想，其傳佈可爲永久至遠，已超出時間空間之限制，人類文化之突飛猛進，有諸文字之力居多焉。然姿態、言語、文字三者，均爲表白情意傳

達思想，溝通文化之工具，故英語 Language 實兼包

諸言語文字三者，攷吾國文字中與英語 Language 之意義相當

者，尚無專詞，故姑以語言當之，其與 Language 最近者，當

為古之「名」字，而攷「名」字之演進，亦與拉丁語之「nomen」相

似（按「名」，說文，訓為命，註曰，「名」，自命也，從口，從

夕者，冥也，冥不可見，故以口自命也）。

而今人亦有以「名」字包言諸文字者，惟「名」字歧義太多，

故仍以「語言」二字似較恰當。

（乙）廣義：——語言之要旨，既在表情達意，則其涵義，自可

極為廣博，故舉凡垂天之象，麗地之形，鳥獸之跡，動植之紋，

人類喜笑怒罵之表情，顰眉鎖眉之示意，書畫標記之紀事，拈

花棒喝之參禪，甚至飛禽走獸跳躍舞蹈之姿勢，爬虫游魚蜿蜒

廻轉之形態，莫不可謂為語言也。固不僅指「天籟之吹萬，地

籟之衆竅，人類之比竹」等方可謂為表情達意之語言也。

（丙）狹義：——然而語言也，言語也，顧名思義，似應僅指人

類口舌所發有系統之音節聲調，故凡用以表情達意，傳達思想

念者，方得謂為語言也，至於言人類，則禽語獸言當除外矣，

所發之音聲，則姿態文字又當除外矣，言有系統，則

片言斷語亦當除外矣。

（丁）折衷義：——綜上所述，廣義狹義，不失之太泛，則失之

太窄，似均不足以恰賅吾人所述語言之意義，故始有折衷之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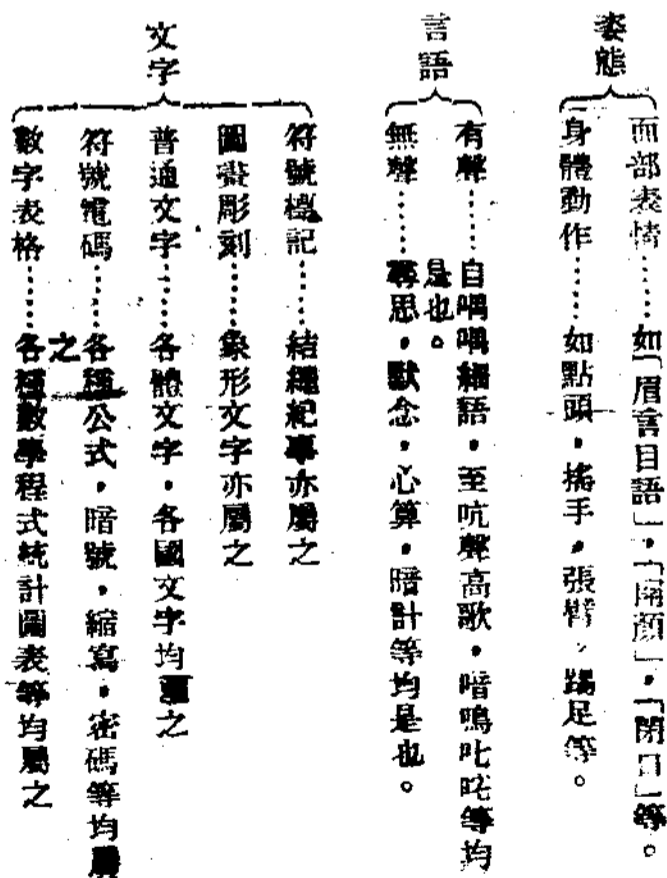
出焉，凡人類用以表意白情，傳達思想，溝通文化之一切姿態

，音聲，文字系統，均得謂為語言，故所謂語言者，實包姿態

，言語，及文字三者而言，三者之中，對於文化之溝通，思想

之傳佈，其效率最大者，當推文字，然常應用時，往往有二者

合併者，並非分離獨立不相關涉，茲為明晰起見，列表如下：



姿態與言語之配合

劇員之唱與做  
演說家之音調與姿勢  
辯論家之措辭與神情

言語與文字之配合

讀文稿講詞  
宜讀話命訓令

未完

# 李白菩薩蠻憶秦娥詞考

吳徵鏞

宋鄭樵通志·荇昇花庵詞選，皆稱「李白菩薩蠻憶秦娥爲百代詞曲之祖」。清徐矩事物原始遂謂「詞始於李太白」。然自明胡應麟以來，疑其僞作者，頗不乏人；至今尙無定論。鑄書細加推釋，每覺胡氏謂菩薩蠻爲晚唐人詞，其理近是其說不足；憶秦娥則爲太白雜言詩，後人誤以爲詞者。爰臚列端緒，願以質諸大雅君子焉。

按菩薩蠻詞，始見於宋釋文榮湖山野錄。謂「此詞寫於鼎州滄水驛，不知何人所作。魏道輔奏，見而愛之。後至長沙，得古風集於曾子宣內翰家，乃知太白所作」。其來歷誠屬可疑。唐蘇鶚杜陽雜編云，「大中初，女蠻國貢雙鸛犀（下略）」。明霞（下略）云，其人各戴金冠，纏終被體，故謂之菩薩蠻。當時倡優遂製菩薩蠻曲。文字亦往往聲其詞」。宋錢易南部新書因之。王灼碧雞漫志，亦有此說，但謂倡優爲

李可及。明胡應麟莊懋委談，據以斥太白詞爲僞作。

近人况周頤聲櫻樓詞云，「唐人詞三首，望江南二書於唐本春秋後語紙背，今臧上虞羅氏。……杜陽雜編云，菩薩蠻乃宣宗大中初所製。……然崔令欽教坊記末，所載教坊曲名三百六十五中，已有此二詞，崔令欽見唐書宰相世系表，乃隋安農太守宣度五世孫，是其人當在睿元之世，其書紀事，訖於開元，亦足略推其時代。據此則望江南菩薩蠻，皆開元教坊舊曲。此詞寫於咸通間。……大中末不過數年，而燉煌已行此二詞，益知……蘇鶚之說，非實錄也」。胡適作「詞的起源」，用杜陽雜編說。王國維移書，亦以教坊記與之商榷。胡氏復謂爲後人增入，其說甚辯，然亦無確切證明也。鑄按杜陽雜編，本小說家言，所記多詭奇之事，即此女蠻國之

名新舊唐詩而留傳，均不載。宜宗本紀亦無人貢之事。四庫提  
要會讀為不足資為考據，是也。故就舊唐書調名，而證太白詞  
之偽，未為盡當也。

歌辨此詞之真偽，當先明盛唐，時是否有詞。詞之起也，  
本於燕樂之代古樂。舊唐書音樂志云：「自開元以來歌者雜用  
胡夷里巷之樂」。歐陽文忠公序云：「楊柳大堤之曲，樂府  
雜傳，芙蓉曲譜之篇，豪家自製」。當時樂曲，蓋不外此數端

。若涼州甘州之類，則胡夷曲也。若竹枝柳枝之類，則里巷曲  
也。若安公子雨淋鈴，則自製曲也。然諸曲，均以聲著，不以  
詞著，有譜未必有詞。教坊記載曲名多至三百餘，今無一首有  
詞者；玄宗所創之調甚多，詞亦不存，果有精美之詞，豈致完  
全失傳耶。今存之樂府歌辭，載在郭茂倩樂府詩集者，如水調  
歌涼州歌伊州歌，其辭皆五七言絕句或五七律。如水調歌第  
一三四四四皆七言絕句。第五歌為五絕。入破第一第二第五皆  
言絕句。也六微為五絕。諸首意義，均不連貫。且用名人詩

甚多。可考者如水調歌入破第二為杜甫錦城絲管一首。涼州  
歌第二為高適五言古詩哭單父梁九少府起首四句。宋胡仔茗  
旗漁隱叢話云：「唐初歌詞，多是五七言詩，初無長短句」。

此說本極確當。所不可不辨者，此實樂工取名之詩，被之管絃  
，非詩人自為新體，專以合樂也。舊唐書稱「李賀樂府數十篇  
，其辭皆工，皆合之管絃」。又稱「益詩名與賀埒，每一篇  
成，樂工皆以賂來取，被之聲歌供奉」。又集賢記載王昌齡高  
適王之渙載酒旗亭，聞妓歌其詩。可知此時期內，樂譜雖有，  
尚純屬樂工之事，歌詞亦即是詩，詩人亦未暇譜以製長短句之  
詞。太白何得獨異乎。

若換漁隱叢話又云：「自中唐以後，至五代，漸製長短  
句」。按文士按樂譜製長短句，今可考者，始於劉禹錫白居易  
易之作憶江南。劉之題曰：「和樂天春詞，依管江南曲拍為句  
」。填詞曰倚聲，實以此為權輿。然劉賓客與長慶集，皆載其  
詞與詩同列，不另分卷。若揚柳枝竹枝拋球之類，皆前集目  
以為詞者，固與五七言詩無異也。詞體之完成，自溫庭筠之  
力。蘇詩嘗稱其能逐弦吹之音，為側豔詞。其所成就者，  
乃有操爾金荅二集，書雖不存，其見於花間詞者，固與前集不者，尚  
有七十一闕，巍然成專業矣。原溫氏填詞之意，與其謂賦舊曲  
之不文，博覽諸籍此另立新體。顧炎武日知錄論詩曰：「三百  
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辭，楚辭之不能不降而漢魏，勢也」。詞之



承詩而起，何獨特非。蓋一種文體，行之既久，則境界爲以前作者所定，欲有所自立，不得不另闢新境。唐詩經初唐中三朝，詩家各異面目，詩之途徑，大率靡盬。晚唐詩盛行五律，多學陳賈。其所未見者，不爲溫庭雅正，則爲幽奇僻苦。所謂綠情綺靡之詩，頓形寂寞。溫庭筠乃專致力於此，而爲詞之開山祖焉。清徐詞苑叢書引王士禛之說云：「溫李齊名，然溫實不及李。李不作詞，而溫爲花間鼻祖。豈亦同能不如獨勝之意耶？」此實有溫氏致力爲詞之意。若夫當太白之世，唐詩方在極盛時代，爲盛至寬，且當時子昂倡古詩之後，太白方摹古之不已，豈暇自製新詞哉？故曰盛唐之世，詞尙爲樂工之事，太白無詞，不必待苦詞證詞多證之也。

正史自本傳，李陽水序，李華墓誌，劉全自碑記，皆不言其作詞，樂史別集序，雖稱其「進清平詞辭三章」，其所徵原辭，則七言絕句也。五代陸蜀賦陽序花間集，始云「在開皇朝，則有李白所撰清平樂調四首」。不曰清平詞辭三章，而曰清平樂調四首，似三絕句外，有四詞。花間集專收「近來詩客曲子詞」，故始曰溫庭筠。若賓客樂天之詞，且未見收。太白更遠，自不列入。倘花間集有太白詞，則今日或可成定論矣。

尊前集首列太白詞十二首，其書舊傳唐呂鵬作。然鵬僅有過去集，而書不傳。尊前集載五代人詞甚多，絕非出於鵬手，今本爲明顧梧芳刊，朱彙尊定爲宋初人輯，信否尙待考證。其中所錄之詞，殊多可疑。太白菩薩蠻三首中，有「遊人盡道江南好」一首，明係韋莊作，實令人難以置信也。宋黃昇花庵詞選，載白詞七首，菩薩蠻憶秦娥清平調外，有清平樂二首。其自註云「據呂鵬過雲集，曾載應制四首，以後二首無清逸氣韻，疑非太白作，故止選二首」。是則過雲集中所錄，亦非盡是，宋人已先我疑之矣。太白詞流傳之迹如此，舍清平調三絕句外，實有疑問矣。

細味菩薩蠻「平林漠漠烟如織」一首，其意境實蹈裴梁元帝蕩婦秋思賦，「浪子之別十年，蕩婦之居自憐。登樓一望，但見見遠樹含烟。平原如此，不知道路幾千」。六句。太白詩中雖不乏長相思閨怨諸作，持以相較，便覺有厚薄之別。胡應麟謂「藉令真出青蓮，必不作如是語」。未爲無見。然與花間諸作，絕不相類。溫庭筠皇甫松諸詞，不免刷色，而此乃沖淡。韋莊詞，多作絕語，而此乃渾灑。其人格乃在溫韋之外。定出高手無疑，絕非連理枝清平樂諸詞，所可同日而語也。

憶秦娥一詞。古今疑之者少。蓋西風殘照漢家陵闕，寥寥八字，氣象宏闊。「遙關千古登臨之口」。(王國維說)「神理高絕，却非金荃手筆所能」。吳衡照說與太白諸詩風格於似也。胡應麟莊嚴談泛論草堂二詞，實則所指者皆秦娥。近人王易作詞曲史，謂其不類初唐之作，亦無確實證明。按此詞，始見於北宋邵博聞見後錄卷十九。云「蕭聲咽(下略)李太白詞也。予嘗秋日饒客咸陽寶釵樓上，漢諸陵在晚照中，有歌此詞者，一坐凄然而罷」。同卷另一則云，「僊女是董雙成(下略)李太尉交饒神送神二曲。予遊秦時尙有能宛轉度之者，或并爲一曲，謂李太白作，非也」。是博於太白詞，曾加以思考，非輕率言之也。太白不應有詞，已見上說，則此可歌者，唯有樂府詩。蓋六朝以來，樂府詩本多三四五七言，錯雜成章。如宋何承天鼓吹饒歌第五曲，巫山高云：「巫山高，三峽峻，青壁千尋，深谷萬仞。崇巖冠靈林冥冥。山禽夜響長猿相和鳴」。(下略)北魏蕭綱之悲落葉云：「悲落葉，聯翩下重。重空落且飛，縱橫去不歸。長枝交映昔何密。黃鳥關關動相失。夕葉雜疑。朝花亂翻日。亂春日，起春風，春風春日此時同」。皆極培落之致。樂府詩集所列不少，不能一一徵引。太白歌

行，本學鮑照。其白紵辭尤竭力摹仿。杜甫詩所謂「俊逸鮑參軍」是也。而明遠集中梅花落擬行路難等首，不唯用雜言，骨節尤諸矣，而後人以爲開詞調之先河者也。(劉毓盤詞史說)太白詩中，如飛龍吟，一宮中女扇如花。飄然揮手凌紫霞。從風縱體登鸞車。登鸞車，侍軒轅，遨遊青天中，其樂不可言。(下略)其二「飛鸞飛烟亦不還，騎龍攀天造天關。造天關，開天路。長安河車載玉女，載玉女，遊紫皇。紫皇乃賜白兔所擣之藥方。」(下略)此用三字疊句，與憶秦娥正同也。若鳳凰曲鳳凰臺曲，皆用弄玉事。寓言二首有「以歡秦娥意」句，此用事與憶秦娥正同也。若憶秦娥之意境，傷高懷遠，極似天寶亂後之作。與太白身世尤恰切也。至此詩後人誤以爲詞，則唐時詩詞之界不嚴，後人多分詩中句調之似詞者另立爲詞。白居易花非花，本長慶集中詩。(萬樹詞律說)韓生查子，本集中拋擲頭詩。卽如太白之秋風清三五七言詩一首，宋以來無以爲詞者。近人揚文鼎劉三李詞，亦於全唐詩十四首外，添此一闕。以今視古，可以見遞變之跡矣。唯其本非詞調故載白詞最多之尊前集，反不選錄。花間集中無一同調者。宋人如歐晏張柳，亦皆無此調，至東坡少遊始有之。昔之以此致疑

實足以爲有力之反證也。今傳本太白詩集，爲宋治平中宋敏求所哀集。曾鞏所次第。然宋本已不可見。明嘉靖癸卯年郭雲鵬刻宋揚齊賢集註元蕭士晉補註本。其卷五樂府中，赫然有菩薩蠻憶秦娥在，上下闕並不加空格。宋原本如是，抑出於附益，雖未能知。然有士晉註二則，其非明人妄加，固可斷言。清康熙五十六年繆曰芾得崑山徐氏所藏臨川晏處善本，梓之家塾

# 石門頌集釋

(續完)

高文

其中乃無此詞，似補註本頗可疑。然繆氏序中固明言重加校正，或爲繆氏所刪，亦未可知。(陳振孫書錄解題，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並云李翰林集，此乃題太白全集。四庫提要已疑爲繆氏所改)。鑄草此文竟，一深盼海內大藏書家，示我以宋本原書，庶可一釋疑慮焉。

上則縣峻

屈曲汜顛

縣，說文，繫也。等曰：一此本是縣挂之縣，借爲州

縣之縣，今俗加心別作懸，義無所取一。下即流字，下同。顛即顛字。謂縣崖斗峻，水流屈曲，自顛而下也。下

則人寔 願寫輪淵

以人爲人，寔即其字。假爲願。寫俗作瀉。淵，說文，回

水也。謂幽谷窈冥，飛流傾寫，輪注深淵也。平阿漁泥 常蔭鮮晏

阿，說文，曲官也。引申之，凡曲處皆得稱阿。源即泉。蔭即蔭，說文，艸陰也。鮮假爲蹇，說文，蹇，是少也。晏，說文，天清也

揚雄羽獵賦曰，「天清日晏」。又淮南子「朝日知晏陰，蟾知雨」。以晏對陰而言，知神假蔭爲陰。謂深山巨壑，杳不見

日，激湍流，其寔。晏去聲。協平韻。漢末四聲之分未嚴也。木石相距。利

峭。距，說文，雞距也。段云：「此距與止距之距同。他家多以距爲距」。碑正假距爲距，說文，一距

止也。一曰，槍也。許書無拒，距即拒也。木石相距者，謂版開殘壞，但餘梁柱抵槍巖石之上而已。利，說文，也

磨，說文，作礪，石磧也。利磨猶言說利，即韓愈送孟郊序所謂「橫波之石廉利伴劍戟」之有也。峭，說文，磬石也。等曰：「今俗作確，非是」。按磬，堅也。磨即磬

字，廣韻，一磬，大石」。峭磬者謂石堅且大也。臨危槍

。履尾心寒。空輿輕騎。遶尋弗前。槍

猶言槍唐。唐古文作𧈧，碑又變爲𧈧，其義一也。履尾，易履之六三云，一履虎尾，咥人凶。連即滯字，說文，「滯，

礙也」。廣韻，「礙也，止也，凝久也」。卑即礙字，說文，「礙，止也」。廣韻作昇，云，「釋典云无昇也」。漢隸字原

云，「南史引浮屠書作昇」。謂臨危巖之倉皇，若履虎尾，心寒神沮，車馬滯礙，不得前進也。水經注所謂「逕涉者，浮梁

振動，無不搖心眩目」。杜甫龍門開詩「滑石欲誰鑿，浮梁鼻相拄，目眩隕離花，頭風吹過雨」。其所寫，不尤甚于此乎

### 惡虫蝮狩

意即惡字。虫，說文，「一名蝮，博三寸，首大如壁」。舊假爲蝮，廣雅釋詁一

蝮，惡也。王念孫疏證云，「方言，一蝮，惡也」。郭璞注云，「一蝮，急性也」。列子力命篇云，「一蝮，一蝮，後漢

書董卓傳，「蝮腸狗能」。李賢注云，「言心腸惡也」。續漢書做作蝮。漢隸校尉尉孟文石門頌云，「惡虫蝮狩」。蝮

狩與蝮獸同。狩假爲獸。張遷碑「帝遊上林，問禽狩所有」亦同。蝮，雅又云，「一

蝮，證曰，「玉篇，蝮，惡也，性也」。蝮與蝮同。徑又音大結反。蝮，說文，「蝮，蛇惡毒長也」。爾雅「蝮，蝮，注云，一蝮，大眼，最有

毒，今淮南人呼蝮子」。釋文，「蝮，大結反，字亦作蝮」。楊孟文石門頌云，「惡虫蝮狩，蝮，毒蝮謂毒長也。

蝮與蝮，蝮與蝮，聲義亦同」。按惡虫二語極言途中險毒之狀耳。未秋截霜。稼苗友

### 殘

截，說文作𦏧，斷也。肅殺之意。歹即天字。終年未秋而有嚴霜，以致稼苗天殘，言其陰森也。

### 不登。匱餒之患

論語，「新穀既升」，升即登也。匱，說文，「匱也。引申爲竭爲乏。

詩大雅既醉，「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傳曰，「匱，竭也」。匱，說文，「匱也。患去聲協平韻，與王季七哀詩患協擊原間還

完言安。卑者楚意。尊者弗安。愁苦之難。焉

### 可具言

楚，辛楚，痛也。後魏石門銘言石門之開鑿，閭道之墮淪，及巖谷之蕭森，皆可與此碑相印證。

其言曰：「此門蓋漢永平中所穿，將五百載，世代綿邈，屯夷遞作，乍開乍閉，通塞不恆。自晉氏南遷，斯路廢矣。其崖岸

崩淪，欄閣傾穢，門南北各數里，車馬不通者久之，攀蘿捫葛，然後可至。皇魏正始元年，漢中獻地，窠斜始開，至於門北

一里，西上鑿山爲道，峭岨深迂，九折無以加，經途叵礙，行者苦之」。又曰：「水眺悠鳥，林望幽長，夕凝曉露，晝含曙霜

。秋風夏起，寒鳥春傷」。按此言永平所穿者，即永平之詔也。欄閣傾穢者，即木石相距也，車馬不通者，即與騎弗前也。行

者苦之者，即臨危心寒也。水眺林望者，即懸峻輸瀉也。夕露晞霜，秋風寒鳥者，即涼泥鮮晏，未秋截霜也。以上言道中險

。於是明知故司隸校尉健爲武暢楊君 厥

字孟文

知。說文。詞也。史記正義論例云。智字作知。季剛先生曰。知。詞也。智。謙詞也。知

識之知。應以智為本字。然則此段用最初之字也。司隸校尉。前漢百官公卿表云。司隸校尉。周官。師古曰。以掌徒

隸而巡察故云司隸。武帝征和四年初置。持節。從中都官徒千三百人。師古曰。中都官京師諸官府也。捕坐懸。督大姦

猾。後罷其兵。察三輔三河弘農。元帝初元四年去節。成帝元延四年省。綏和二年哀帝復置。但為司隸。冠進賢冠。屬大司

空。比司直。又云。自司隸至虎賁校尉秩皆二千石。後漢書百官志云。司隸校尉一人。比二千石。蔡質漢儀曰。職

在典京師外部諸部。無所不糾。封侯外戚三公以下無尊卑。人宮闕中道。稱使者。海會後到先去。本注曰。孝武帝初置。

一。荀悅百官表注曰。司隸校尉周官也。征和中。湯石公主坐蠶之獄起。乃依周置司隸。臣昭曰。周無司隸。豈即可冠乎。

一。持節。掌察舉百官以下及京師近郡犯法者。前書曰。置從十都官徒千二百人。捕坐姦。督大姦猾。後罷其兵。元帝去

節。成帝省。建武中復置。并領一州。一。棊為碑當作隄。說文有隄無隄。疑郡名嘗从木。武陽。水經。一江水又東南過隄

為武陽縣。注。縣故大夜郎國。漢武帝建元六年開置郡縣。太初四年益州刺史任安城武陽是也。故城在今四川彭山縣

東。楊君。華陽國志卷十中廣漢士女篇云。楊渙。字孟文。武陽人也。以清秀博雅。歷臺郎相。稍遷尚書中郎司隸校尉。

甚有嘉聲美稱。水經注及歐公集古錄。趙氏金石錄皆謂之楊厥碑。蜀中晚出楊淮碑云。司隸校尉楊君。厥諱淮。字伯邳

。大司隸孟文之元孫也。知兩碑皆以厥為諱助。石門深執。頌則為後人頌德紀功之作。故尊而字之。不稱其名。深執

忠位 數上奏請。仇。集韻。健也。前漢宣帝紀注。師古曰。仇強也。背口浪反。

有司議駁。君遂執爭。以駁為駁。說文。駁。馬色不純也。引申為難也。

乖舛也。異議也。蔡邕獨斷。其有疑事。公卿百官會議。若臺閣有所正處。而獨執異議曰駁議。百遠戚

從 帝用是聽。以遠為察。左傳曰。同官為寮。後漢順帝紀。一安帝延元四年。西

元一二五。益州刺史罷于午道。通褒斜路。蓋從楊君之請。白水初元。褒斜斷絕。至此凡十八年矣。廢子

由斯。子。子午道。謂子午由此而廢。得其度經。謂石門復可。功飭

爾要 傲而晏平。飭。說文。致堅也。引申為整治之意。晏。古晏安通用。今文堯典是

晏。古文作安安。左傳安孺子。清涼調和。烝烝艾窳。前漢古今人表作晏孺子。

堯典烝烝。烝。說文。火氣上行也。引申為進也。又為厚也。詩魯頌泂水。烝烝皇皇。傳。厚也。又作蒸蒸。

前漢酷吏傳序「而吏治蒸蒸不至於姦。」師古曰：「蒸蒸，純壹之貌也。」又，碑作艾，經傳亦多作艾。說文：「艾，艾州也。」引申之又訓治也。詩小旻傳曰：艾，治也。說文辟部云：「艾，治也。引虞書能有俾艾，則艾為正字。◎以上序楊君奏

也。引申之又訓治也。詩小旻傳曰：艾，治也。說文辟部云：「艾，治也。引虞書能有俾艾，則艾為正字。◎以上序楊君奏

滿開。至建和二年公元一八四年仲冬上旬 漢中大

守健為武陽王升字稚紀。涉歷山道 推序

本原。嘉君明相 美其仁賢 勒石頌德。

以明厥勳以上序王君勒石頌德。其辭曰：

君德明明。炳煥彌光，炳即刺字刺過拾遺 厲清

八荒。奉魁承杓。史記天官書：「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案隱云：「

春秋運斗樞云：「斗，第一天樞，第二天璇，第三璣，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第一至第四為魁，第五至第七

為杓，台而為斗」。文耀鉤云：「斗者天之喉舌，玉衡屬杓，魁為旋璣」。天官書又云：「斗為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

節，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于斗」。綏億 維蘊 綏，說文，車中把也。

按執綏所以安，故引申為凡安之稱。億，說文，安也。蘊即蘊字。王念孫云：「衡與禦同，言能安強禦之人也。禦強即強禦

，倒文協韻耳」。按北海相景君碑：「強衡改節」。春宜聖恩，詩：「曾是一曾強禦」。然此，「不畏強禦」。春宜聖恩

秋貶若霜。韓愈新修滕王閣記：「春生秋殺，陽開陰閉」。無偏蕩蕩。

書洪範，無偏無黨。雅以方。北軍中候郭仲奇碑，貞亮南方。寧靜烝

庶。前漢宣帝紀：「天下蒸庶，咸以康寧」。政與乾道。

輔主匡君 循禮有常 咸

曉地理 知世紀綱 言必忠義 匪石厥章

詩：「匪石，不可轉也」。序文云：「有司議君，君遠執事」。故以詩之我心匪石稱之。涼州刺史魏元

亦謂其心不可轉也。廣弘明論：「明」

葛亮出師表：「恢宏志士之氣」。揆往卓今 謀合朝情

解艱即安。解即解字。史記張儀傳：「共執張儀，掠魯數百。不服，解之」。案隱云：「解古

釋字一。按說文，「釋，解也」。段注：「考工記以澤爲釋，史記以爲釋，皆同聲假借也」。有勳有榮

### 禹鑿龍門

龍門見禹貢。禹鑿龍門，不見于經。漢時說經有此文，碑沿用之。孝經援神契曰

：「禹鑿龍門，關伊闕」。淮南修物訓曰：「禹沐浴淫雨，柳扶風，決江疏河，鑿龍門」。注云：「龍門，水門。魚過其

得過者便爲道，故曰龍門。禹開而大之，故曰「鑿也」。石門銘：「龍門通靈，大禹所鑿」。君其繼祉

### 上鬪斗極

斗極，北斗也。即上文奉魁杓意。

### 下谷《憲》

非洛語，奉天命。自南自北。詩文王有聲。

「自南自北，四海攸道。君子安樂，庶士食之。無思不服」。四海攸道。君子安樂。庶士食之。

以士爲士。以靡爲靡。至字誤作雍，傳，和也。商人成懷。

農夫永同。春秋記異。今而記。

### 功。垂沛億載

億假爲意。說文，「一曰，十萬曰億」。世世嘆誦

滿上聲協本韻。

序曰：黃宗義金石要例神道碑例云：「揚綱爲成知禮神道碑，其碑銘之後，有「系曰」若楚詞，別自一體」。

。王世孫注：「此初唐時體，未足爲例」。按此碑於序頌之後，復有「序曰」六句，綜結全篇，猶楚辭之有「亂曰」，則是

漢人已有此體。明哉仁知。豫識難易。原度天道。

### 安危所歸

趙一清水經注釋云：「此碑載張鳴鳳西遷注，彼所親聞者一應虫南符」是「惡蟲敵獸」。

「安危所歸」是「安危所繫」，可補張釋之遺。按拓本皆作「應虫敵獸」。

「應虫敵獸」，蓋張氏以「應虫」爲「蟲」，「敵獸」爲「獸」。又見「歸」字不協韻，故易爲「應」。殊不知「知易」在十六部，「歸」在十五部，合韻至近，不煩改易也。

### 勤竭誠 榮名休麗

五官掾南鄭趙邵字季南 屬褒中曷漢

薩字產伯 書佐西成士戎 城，下同。

字文寶，主其事也。此爲第制。造作人記名之始。

王府君 太守王升也。墓銘舉列卷一，韓文公唐故秘書少監贈絳州刺史獨孤府君墓誌銘。王巨孫注曰：「王巨孫」。

又書府君，著舊之義也。又曰：「漢人碑版或稱府公，或稱府君，大抵刺史太守，而故吏稱之。以舊舊爲例，亦不盡然。」

亦稱府君矣。閔谷道危難 分置六部道橋。

特遣行承事西成韓脰脰即字顯公，都督掾南

鄭巍整巍即字伯玉，後遣趙誦字公梁，案

察中曹卓行曹即造作石積積即積字，詩大雅公劉，一遇積酒倉

### 杜 茶 村

(續刊數)

詩歌之作，不可徒視爲雕蟲小技，其有關於世風上下時代

治亂者甚多，蓋其價值有與歷史相表裏者前人已論之詳矣，茶

村亦嘗曰：「國固不可以無史，史之弊或臧否不公，或傳聞不

實，或譏見不精，則其史不信，學者必傍搜當日之幽人怨士，

局外靜觀，所得於國家興衰治亂之故，人材消長邪正之幾，發

而爲詩歌古文詞者，以考證其書，然後執筆之家，不敢用偏頗

影響之說，以淆亂千古之是非，非漫作也。故世稱子美爲詩史

積」。箋云：「有委積及倉也」。周禮天官小宰：「掌其牢禮委積」。鄭注：「委積謂牢米薪芻，給賓客道用也」。石積蓋即

石倉 萬世之基。或解高格。下就平易。行

者欣然焉以上記王升遣官屬置道橋造石積事 伯玉即魏即日徙署

行承事守安陽長此記魏整徒官事

### 奈賢動

非謂其詩之可以爲史，而謂其詩可以正史之謬也，蓋其關係

如此。」（見程子穆情放歌序。）以詩爲史之論，與茶村相前

後之人，亦多有主之者。如錢牧齋云：

「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未作以前之詩，皆國史

也。人知夫子之刪詩，不知其爲定史。人知夫子之作春秋，不

知其爲續詩。詩也，書也，春秋也，首尾爲一書，離而三之者也

。三代以降，史自史，詩自詩，而詩之義，不能本於史。曹之贈



白馬，阮之詠懷，劉之扶風，張之七哀，千古之興亡升降，感歎  
悲憤，皆於詩發之。馴至於少陵，而詩之史大備，天下稱之曰  
詩史。唐之詩入宋而衰，宋之亡也，其詩稱盛。皋羽之勸西臺  
水雲之茗歌，谷音之越吟，如窮冬沍寒，風高氣慄，悲噫怒號，萬  
籟雜作，古今之詩，莫變於此時。至今新史盛行空垢厓山之故  
事，與遺民舊老，灰飛烟滅。考諸當日之詩，則其人猶存，其  
事猶存，殘篇留翰，與金匱石室之書，並懸日月。謂詩之不足  
以續史也，不亦誣乎。」（錢牧齋文鈔胡致果詩序）同時吳梅  
村之作，多詠其時事，嘗以詩史自命。（見梅村詩話）每嘗論  
之，歷代詩人，間有名作，多因其中有事在。人盡知少陵爲詩  
史矣，豈不以其感歎當時之事，有以稱之乎。若北征，奉先詠  
懷等篇，一見而知其寫當時之事，與白香山之長恨歌新樂府等  
作，元微之連昌宮詞，皆屬曰同科，人易知之。他如少陵之小詩

幸因腐草出，敢近太陽飛。未足臨書卷，時能對客衣。隨  
風隔幔小，帶雨傍林微。十月清霜重，飄零何處歸。（燈火）

似此之非，何嘗不有旨乎。故怪如盧仝月蝕，王令之夢  
錦，晦如阮籍之詠懷，陶潛之讀山海經，鮑照之行路難。李義  
山之無題等作，皆言中有事，所不同者，一顯一晦，詩人下筆  
，各因時境所限，故取法不同耳。時人尙論詩必有事，以備史  
家參考，故金和所詠洪楊之役，獨馳盛名，以其所寫，淺而易  
見也。然王壬秋之圓明園詞，亦且自注其事。蓋一代之事，一  
人有一人之事，詩人之作，豈皆嘲風弄月，苟緝求之，  
自有本事。必欲使詩人盡如歷史家之執筆，則失詩與史本身之  
性質矣。而詩之作，固不必以其是史與否，上下其價值。詩非  
藉史以立，詩本身即是史耳。余因茶村等所論，略爲發揮之。

（未完）

## 石齋詩鈔

高 文

翔冬師示和人初飲輟簡詩因憶前年南京之陷感而有作

輟簡之名溢四方。師居高店鄂西鄉。我來處處麴米香。茅屋雖陋朱夏涼。示我慶和瓊瑤章。山爲飯  
甌江糟牀。竹筒鬼守滿眼裁。六師遺黎各得將。炎黃之運今再昌。澄窗百讀目爲瞳。念昔僞寇陷大  
場。歸軍百萬突豕狼。名都莫問金與湯。城頭鼓死旗不揚。誰其主者將軍唐。珠玉將去雜草箱。人  
繫頸如牽羊。男屍塞路鳥豚腸。盜波汨汨風助狂。萬家一炬燬燄長。可憐日月難於光。夏與一旅  
史冊詳。楚雖三戶秦以亡。况聞稱兵佳不祥。師哀者勝死強梁。我軍日夜籌策忙。蒼劍俱發爭焚當  
。會逢漢職飄扶桑。都人遙指歌無疆。我歸持此禮國殤。

### 送族叔之蒲江

錦官城外卽天涯。驛路寒梅依舊花。此別不須更流淚。遊行遠去已無家。

桃李花時蝴蝶飛。河豚已上荻芽肥。誰能回首江南岸。二月春風燕子磯。

# 百衲齋詩鈔

周其棠撰

## 羅琳贈詩四首用原韻奉酬

平生無不讀。所好在經史。句句石破天。談古如談鬼。湯武言革命。除暴刀斷水。身逢堯舜禪。魏文乃知爾。是非爭方寸。紛擾氣爲餒。仁義並竊之。束閣書可耳。逐臭人成性。鮑魚遜腐鼠。毒流縉紳逼。滋味爭啾啾。壯哉伏波言。妻妾手死苦。帷見寡小君。由也尼其舉。次乘市招搖。恥勝麟鳳虜。女子與小人。一語準今古。秦皇昔肆虐。六國盡爲奴。揭竿隴上呼。禮器奔莽夫。亦有叔孫通。楚服干斗斛。子房復仇志。淡泊與世疏。赤松子從遊。退不歸田廬。魯連去已遠。邯鄲誰解圍。男兒格鬪死。安能屈囚階。一時法向德求停戰而敵攻宜昌甚急。事大但冀國。子輿言可哀。荆公三不畏。千載見竊才。皇天不純命。一怒詎可回。我欲駕虬螭。黑漆亂堆。夷陵今何如。終古有秦灰。

## 詩成再次羅琳見示贈人之韻綴題兩絕於後

一髮牽愁千歲長。是誰山鬼折秦皇。泯江東去吞三島。爲爾登樓欲滯腸。  
昨日秋風今日春。眼中冠蓋一番新。忘名並忽驚人句。漫不經心詩異君。

## 本刊啟事

(一)

本刊旨在研究學術。闡揚文化。深盼海內同志賜登宏文。以收同氣相求之效。

(二)

海內學術界有欲與本刊交換出版物者。請逕寄金陵大學文學院。

(三)

本刊保留此處篇幅。以備與學術刊物交換登載目錄之用。凡欲交換者，請即函知。

(四)

本刊創辦伊始。凡愛讀同志。長期訂閱。價目暫定

(一)半年十二期貳元伍角  
(二)全年廿四期四元

優待。  
郵費在內。以示

## 斯文半月刊條例

- 一、本刊由金陵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系主編。
- 二、本校各院系教職員畢業同學及校外同志之稿件。皆所歡迎。
- 三、本刊範圍略以文學，史學，哲學及社會科學為主，內容約分通論，專題，書評，劄記，遺著，通訊，詩文等項。
- 四、稿件文言白話不拘。字數最多以一萬字為限。須寫清楚。並加標點。如專著在萬字以上。當分期發表。
- 五、來稿經登載者。酌以本刊為贈。
- 六、本刊定於每月一日十六日出版。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十月十六日出版

零售每份暫定價二角 (郵費在內)

編輯者 金陵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系

發行者 金陵大學文學院(部華西壩)

電話：二一三三號

印刷者 蓉新印刷工業合作社

社址：外南國學巷

代售處 本埠及外埠各大書局

本刊正在呈請登記中